

6244
:6B

知人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五十六
之一百五十八

聖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六

知人

宋徽宗立。左司諫陳祐狀奏曰。臣面奉聖旨計會左正言任伯雨同商量論列。宰臣韓忠彥援引元祐臣寮事。勘會元祐臣寮刑部岑象求賈易。工部豐稷趙徽。太常張耒楊康國。吏部黃庭堅晁補之。考功劉唐老。司勳陳察。人才均為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論列付之三省。不免改易。既非利害所繫。徒有分別黨類之名。天下之人且妄意朝廷逐去元祐之黨。復興紹聖之政事。議論蜂起。愛惡相攻。必復為異時之患。目今紹聖人才比有於朝。一切不問。元祐臣寮纔十數人。便輒攻擊。是朝廷之上。公然之黨也。

中書舍人曾肇上奏曰。臣聞治天下在於正朝廷。正朝廷在於辨邪正。朝廷之正邪。正不分。而欲有為於天下難矣。蓋正者君子邪者小

人。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朝廷尊。天下治矣。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朝廷不得其尊。天下不得而治矣。君子小人之不並立。猶冰炭之不可同器。鑿枘之不能相入也。何則。君子所鄉者公。正。小人所鄉者私邪也。君子所知者遠且大。小人所知者近且小也。君子所趨者義。小人所趨者利也。君子所守者一定而不可移。小人則觀望希合。隨時上下而未嘗一也。是以君子之道常直而難合。小人之言常遜而易入。自非明智不惑之君。未有不屈彼而伸此者。故以堯之聖。而曰畏巧言令色孔壬。以舜之聖。而曰聖讒說。以孔子之聖。而曰遠佞人。善為國者。必使君子小人兩得其所。而不能相參。然後君子有以御小人。小人不能害君子。苟朝廷之上。忠佞並進。賢不肖雜處。則其於國事揆策。任賢使能。取舍必有不同。取舍不同。則主

聽惑。主聽惑。則君子有時而屈。小人有時而伸矣。君子見絀。則君子之類不得立。小人見伸。則小人之類更相援引。充塞要路。以是為非。以白為黑。蒙蔽欺罔。無所不為。禍亂之源。甚可畏也。夫自昔為人君者。豈樂屈君子伸小人。以啓禍亂之源哉。蓋小人聽其言。則似辨。任之事。則似材。又能先意承志。以逢人主之好。善言曲學。以避人主之惡。浸淫滋蔓。日漸月磨。故能使人主甘心而不悟也。然則何以辨之。亦在虛心正志。以察之而已。昔者舜禹共兜。雜處堯朝。堯能賢舜禹而退共兜。故大治。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魯公賢季孟而退孔子。故大亂。由是觀之。君子小人。豈能自消長哉。在人主取舍何如爾。昔者蜀向嘗為漢元帝好儒而優游不斷。故向以謂執狐疑之心者。未說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說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元帝不能用向言。而委政恭顯。漢室繇是而衰。諸葛亮嘗與蜀

先主論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君臣相勉。卒成三分之業。至如齊威公任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任寺貂。易牙。則身蒙其禍。為世大僂。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則有開元之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有天寶之亂。一人之身。而前後成敗之效如此。然則邪正果可不辨哉。臣故以為治天下在於正朝。正朝廷在於辨邪。正惟陛下留神省察。

右正言崔德符上乞辨忠邪書曰。臣聞諫諍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以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護邪之論。所以易棄。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桓帝以災異數見。博求直言。及劉儵上書。則不能容。又觀曹鸞。欲黨人而被誅。李少良論元載。而見戮。未嘗不掩卷興歎。矯然有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詔求直言。此蜂區區。欲報萬一。而

詔有言之失中。朕不加罪。又曰。尚悉乃心。無俾後害。則感極而繼之以泣。蓋陛下披至情。霽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肯一吐。是天下臣子負陛下也。伏讀詔書曰。凡朕躬之闕失。左右之忠邪。政令之臧否。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臣以謂方今政令煩苛。而民不堪擾。風俗險薄。而法不能勝。德澤非不厚。而施設不得其當。疾苦雖欲聞。而詢求不得其人。此特未暇為陛下。一二陳之。而特以左右之忠邪為本。忠邪判天下。無餘事。惟其有忠不能明。有邪不能去。則陛下之關失。莫大乎此。賤臣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以陛下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以為姦黨者。此必邪人也。昔侯覽。曹節。嘗以黨人之論。藉口誅李膺。杜密。捕夏馥。為黨魁。指范滂。所用為范黨。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廢錮誅徙者。不可勝計。漢自此亡。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各種黨。專更相

報怨。縉紳之禍不鮮者四十餘年。唐亦自是不復振。以本朝社稷之靈。宗廟之福。而儉人乘間以黨人為名。掃除天下善士。漢唐衰亂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天下之公論。臣竊惟朝廷毀譽。與天下大異。故責受崖州司戶參軍司馬光。陛下左右之人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陛下左右之人以為忠。而天下以為姦。此理何也。臣請畧言姦人之迹。而陛下試以是觀之。夫乘時抵熾。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專營一己之私。不顧國家成敗者。謂之姦。可也。變亂是非。傾移主意。懷道德者。必加誣染。負高名者。志在翦除。謂之姦。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竒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然後獨操刑賞。自報恩讐者。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逐正人。微言者造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以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光有之

乎。惇有之乎。皆惇之所有。而光之所無也。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者。而與之名。天下其誰信之。傳曰。謂狐為狸。則非。特不知於亦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則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謬賞濫罰。謬賞濫罰。行而佞人倘佯矣。如此為國不亂者。未之有也。夫光凡事四朝。以忠信長者聞於天下。危言正色。奮不顧身。雖古名臣。無以遠過。而謂之姦。欺天下也。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朝廷可欺也。天下後世不可欺也。昔周勃木強敦厚。故屬大事。安劉氏。非勃不可。汲黯好直言。面折人短。故能寢淮南之謀。輔少主。守成。賁育不能奪。由是言之。姑欲周旋奏事。便佞捷給。則人人皆可為公卿。必期於利害安危之際。無負於國家。非正人不可。臣竊生曉董。平生不識光。而光又已死。何所愛惜。所惜者。國家為姦邪報仇。而負天下之謗耳。至如惇。坦詐險賊。臣不能盡知。可恠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昔李福為御史大夫。天

下尊之不名。呼為贊皇公。侯僅一布衣之士。西河之人尊之。而不
敢名。呼曰侯公。今博貴為宰相。人所具瞻。天下以名呼之。又指以為
賊何也。辜負主恩。盜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賤而名之。又指
其實。而名之以賊也。且以一事中外所共知者言之。博竊元祐之臣
盡以為黨。而投之必死。獨蘇頌無恙。固天下之賢者。然所透皆頌等
夷。以謂不預政事。則頌元祐時宰相。此何理也。博竊國柄也。自陛下
承天寶命。入紹大統。海內翹然日跂新政。故京師人曰大博小博。殃
及子孫。又曰大博小博。無地安身。大博謂章博。小博則御史中丞安
博也。夫百姓至愚而神。此言雖小。可以見天下之心也。公議所在。借
使陛下史臣不書。而天下之人必有書之者。昔晉侯一國身。六官之
長。皆用民譽。而無謗言。於是乎能霸。陛下廣有四海。選擇一二臣。顧
反若此。臣恐傷天地之鑒。累日月之明。失天下之心。貽後世笑。夫小

人譬之蝮蛇毒蝎。其凶忍害人。根於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國勢
安強。不過賊害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則必有反覆賣國
之心。跋扈不測之變。何以知之。蓋自古欲盡去正人者。非姦臣則逆
子。殺蕭望之。張猛。蘇建。京房。賈捐者。石頭也。逐韓瑗。來濟。褚遂良。長
孫無忌。上官儀者。許敬宗也。逐張九齡。誣王忠嗣。殺李適之者。李林
甫也。貶杜佑。陷李揆。殺顏真卿者。盧杞也。殺孔融。楊脩。荀彧者。曹操
也。誅戮閹中舊族者。董卓也。盡去中朝名士者。柳彞也。夫正人者。君
之羽翼。姦賊患之。必翦其翼。然後得志。惟陛下前知詭計。密控姦謀。
力收骨鯁之臣。自為羽翼。其所以消災變于無形。守太平于長久也。
夫宰相者。使百官各任其職者也。比年以來。諫官不聞論得失。御史
不聞劾姦邪。門下不聞封駁詔令。共持暗嘿。主事婀娜。非宰相使之
而誰也。昔李林甫以其罪大滅項。惡極通天。則招天下邪人。佞夫。布

在言職。竊以禍福無敢上言。由是竊相位十有九年。罪大惡盈。而人主不知。此可以為後世戒也。其以一事言之。漢成帝欲立趙昭儀為皇后。太中大夫劉輔上書以忠切得罪。而師丹、谷永、辛慶忌之徒交章請救。夫以漢緒中衰。猶有清議主張爭臣。頃者諫官鄒浩以言事得罪先朝。左右大臣拱而觀之。諫垣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去。夫左右大臣股肱心膂。而言官其耳目也。皆天下安危之所係。而一切姦諛若此。則陛下亦欲東拔忠蓋。圖回太平。孰為陛下言之。孰為陛下行之。姦詞互至。邪說皆進。陛下亦有克辨之聰明。不得行。朝進一人而復止。暮逐一佞而再收。是非紛紛。邪正參錯。而天下之事敗矣。其惟陛下躬膺聖之寶體。溫文之德。皇天眷昧。宗廟顧享。昇付神器。今欲欽承上帝。慰答祖宗之靈。而國勢若此。此臣所以為陛下慮也。夫日者陽也。陽為君子。食之者陰為臣。為小。今日有食之。臣侵君

小人勝君子也。且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且侵陽。故其變為大。其所以消復之道。臣不敢曲牽異說。旁取雜家。姑以經傳所陳聞於陛下。十月之交。日食之詩也。刺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上至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人。左氏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謫於日月之灾。拜灾之道有三。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唐宋璟曰。日食修德。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所謂修德也。此言播于詩。著于傳。可以覆視。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獨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衆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則非所以應天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陛下至誠毋忽。

建中靖國元年。殿中侍御史尹洙乞戒朋黨之弊。狀曰。臣嘗聞自古朋黨之論。既起。未有不為朝廷惠。臣不敢遠引漢唐敗亂之迹。為今

日戒。臣竊觀紹聖元符間朋黨之說互作。豈朝廷所欲為哉。亦有傾危變詐之士。日以飛豬押闖為術。奔走一二權臣之門。陳謀獻計。以意求合。務希寵利。遂使搢紳之禍。幾半朝廷。而班列為之一空。五六年間。海內多故。君臣無閒暇之日。此陛下所親見也。伏自陛下即位以來。治尚簡靜。以與天下休息。更革庶事。惟務便安。進用羣臣。不問新舊。任賢以勿貳。去邪以勿疑。由是朋黨之論不攻而判。天下士大夫始得安枕而寢。比下明詔。以謂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別。又以建中靖國元平為紀年之端。則陛下切於致治之意。蓋可見矣。然臣竊聞近士人中。或有乘時射利之徒。伺候府第。出入權門。或巧締譏言以中人。或妄生虛譽以舉類。或倡異同之論以潛惑上聽。或騰反覆之說以陰動柄臣。或執異見。欲以混淆人物之正邪。或駢曲辨。欲以變更朝廷之好惡。假浮議以奪正。任私意以亂公。轉是作非。駕虛

為實。豈願紛紜之害理。唯期協輔以進身。黨與漸成。必壞風俗。不行禁飭。曷底靜安。臣願陛下聽覽之際。聖慮先及。仍詔中書門下。特行戒勵。及出榜朝堂。庶以少慰中外士大夫危疑之心。知朝廷深惡朋黨之弊。使善人君子可以存立。則大中之道何患不建。惟陛下察之。徽宗時。按書郎陳瓘奏曰。臣聞為善者可愛。為惡者可憎。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則是可憎者有可愛也。可愛者有可憎也。此乃聖人經世大公之法。人主用之。兩平之術。非兩可也。前日朝廷之去深疾。兩可。凡安石之所可。而神考之所謂不可者。必改神考之不可。以從安石之可。執一而廢百。其為乖謬也甚矣。然則一可者偏。兩可者平。平者之言。必有可採。臣故曰。兩可。可問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所不可。其可多矣。况兩可乎。此正是聖主制變之所當務也。

殿中侍御史何鑄上疏論士大夫心術不正。徇虛以掠名。託名以規利。言不由中。而首尾向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傾者。為事君之失。懷險戾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慢易無禮者。為行己之失。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術。毋或欺誣。蓋有所指也。

左司諫江公望薦人材上疏曰。臣親奉睿旨。俾臣論奏人物。臣退竊思之。此固臣之所當告。正陛下之所欲急聞。臣聞之孟軻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充是心是是而非非。則足以知人矣。臯陶曰。在知人。惟帝其難之。苟以為難。則靡所不咨矣。先躬明德。在上賢。不肖宜若白黑之不可亂。如驩兜之黨姦。猶且咨之。蓋盡人所知。然後能無所不知。陛下勇智天錫。聖教日躋。廣覽遠聽。巖穴側微。無所不達。故於人物。如鑑無心。妍醜不能逃其質。若權衡應物。輕重未嘗失其平。猶下咨微臣。以廣耳目。真帝堯之用心也。若臣涉世甚疎。經國有志。二

十年間。世味無一經心。粗知靜趣。傳曰。心靜天地之鑒。心苟靜。天地猶可鑒。况人物乎。臣之所知。或得所稱。或觀於已試。或為寮友。而知其所趨。或於孤遠。而見其持守。不厚族姓。不問黨與。不問親讐。不挾權倖。采之公議。僉以為允。陛下廓天地之度。無物不容。晦神明之用。有瑕必匿。搜羅包括。咸在其中。遺其所短。用其所長。不求其佞。隨器而使。故人無不盡之才。才無不濟之治。因臣一人之所知。以類而求。臣之所知。才不可勝用矣。求之一人。且如是。矧公天下而求之乎。易曰。後茅連茹。以其黨。征吉。以言君子泰亨之時。拔其一。則各以類從矣。此正今日之所急。陛下不間踈遠。如臣者。尚且咨之。孰不為陛下盡焉。伏乞更賜咨訪。以驗臣之不妄。謹列姓名于左。

公望又論哲宗紹述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類於己為同。忠於君為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

為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躬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奈皇天后土何。

殿中侍御史龔夬。乞明忠邪。劄子曰。臣聞好惡未明。人迷所嚮。忠邪未判。衆聽必疑。臣頃在外服。側聞朝廷聖政日新。遠邇忻戴。及被命詣闕。又聞進退人材。皆出臆斷。此固甚盛之舉也。然而姦黨既破。則彼將早夜為計。以謀自安。不可不察。或遽欲革面以求自入。或申邪說以拒正論。或妄稱禍福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迫人主。或巧事

貴戚。或陰結左右。天抵姦人之情。其計百出。不可盡舉。其要則欲變亂是非。渾散曲直。以疑朝廷。將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而已矣。君子直道而行。不為機變。則必墮姦人之術內。若然。則天下之治。忽未可知也。故必在朝廷洞察忠邪。斷而行之。若小不忍。則害大政。恭惟先皇帝聰明聖神。臨政願治。臣昔蒙賜對。親被聖訓。勿為阿附。以期自守。今臣不言。則為上負厚恩。下廢所守。朋姦罔上。自取犯義之罪。惟陛下深察臣言。以示好惡。以明忠邪。而陟降多士。使遠近皆知進賢退姦之意。將天下鼓舞聖化。太平之治。不難致也。

欽宗靖康元年。侍御史李光論王氏及元祐之學。奏曰。臣愚昧朴拙。當陛下初政。偶承乏使。擢實言路。每因進對。備聞德音。未嘗不以紹復祖宗法度為說。忠臣義士。莫不歡欣鼓舞。自須德化之成也。臣今月十七日入臺。伏覩三省降到黃榜一道。臣寮上言。以王安石為名

世之學發明要妙者為新經。天下學者翕然宗師。又言熙寧元豐間
內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備具賦役均平其意專以王氏之說為是
公肆誕慢無復忌憚以陛下聖明未可遽欺既以司馬光與安石俱
為天下之大賢又云優劣等第自有公論觀言者之意必不肯以光
為優以安石為劣夫光與安石行事之是非議論之邪正皎若白晝
雖兒童走卒粗有知識者莫不知之當熙寧元豐間如韓琦富弼歐
陽脩之屬尚皆無恙安石惡其議也皆指為因循之人擯斥不用卒
以憤死恭惟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真宗仁宗守成之不易規摹宏
遠矣安石欲盡廢祖宗法度則為說曰陛下當制法而不當制於法
欲盡逐元老大臣則為說曰陛下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
祖述其說五十歲間搢紳受禍生靈被害海內流毒而祖宗法度元
老大臣掃蕩禁錮幾無餘蘊矣幸賴宗廟社稷之靈上皇悔悟以祖

宗不枝之基全付陛下今言者又創為熙豐之說以安石為大賢
恐此謗一出流聞四方鼓惑民聽人心一失不可復收非朝廷之福
也。

諫議大夫楊時乞分別邪正消除黨與狀曰臣嘗考漢唐之所以亡
其始皆自於朋黨善乎歐陽脩之言曰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
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所謂一言喪邦者其是之謂歟自蔡
京用事始進朋黨之說以斥逐異己者使無敢言然後肆意無所不
為以馴致前日之禍上皇晚悟其非以搢紳賢能陷於黨籍形之詔
旨而追悔不及此陛下之所宜深監而奉承之者也近聞士大夫間
復有為朋黨之說以欺聖聽者或指為蔡黨或指為王黨或指為李
黨夫以二十餘年之間而是數人者實秉國政天下之士不仕則已
其仕於朝者皆其屬引也非蔡則王非王則李若盡指以為黨而逐

之。是將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則搢紳之禍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臣切謂所以致黨論之興者。抑有由矣。蔡京之罪甚於王黼。而李邦彥動為身謀。首畫遁逃之計。割地捐金。實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其悞國亦與京黼不殊。今王黼伏誅。而京父子止竄湖外。邦彥猶未熟責。公議未厭。此論者所以疑有其黨也。臣伏望睿斷。取京父子與邦彥大正典刑。投之嶺海。庶允公議。其間為蔡氏邦彥所用之人。當一視之。察其賢而用。不賢而去。分別邪正。消除黨與。則天下幸甚。苟無事實。槩以黨附為言者。是必姦人欲中傷善類。不可不察也。朋黨之禍。昔人論之多矣。唯歐陽脩所撰五代史書。其言最為詳切。謹錄進呈。伏乞詳覽。

監察御史余應求論朋黨宜辨之於早。伏曰。臣嘗觀李德裕李宗閔各分朋黨。互相傾軋。因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終成牛李之禍。文宗

患之而不能去。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臣謂君子小人其勢不兩立。猶如水炭薰蕕之不可並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路。則排君子。勢之必然。無足恠也。惟明君能辨其人為賢為不肖。其事為公為私。其言為實為虛。其心為忠為邪。則君子小人自判。而朋黨不足患矣。文宗暗君也。不知察此。而患不能去之。豈不謬哉。國家自元祐紹聖以來。起朋黨之論。幾四十年。然猶假政事之異同以名之也。近歲尤甚。不問人之賢否。功罪何如。凡為執政所引用者。皆指為某黨。故有蔡黨王黨之目。更相非毀。迭為進退。不復顧國家之大體。唯恐其黨之不進也。又其甚者。蔡京一門父兄弟之間。自分黨與。果何理哉。此弊不除。為患甚大。陛下稟英睿之資。奮剛斷之辨。忠邪進賢退不肖。必無疑貳。此君子道長而小人退聽之時也。自今羣臣誰敢為黨者。然而考之師言。揆之物情。咸謂一二新進大臣與

前此用事者議論不能無不協。趨向不能無少異。已有紛爭之語。廢
間之迹。浸浸不已。怨隙日深。非特不能用心輔陛下維新之政。臣恐
小人之黨日盛。而君子獨立。憲助朋黨之禍。又甚於前矣。伏惟陛下
辨之於早。壞植散羣。無使滋蔓。不勝幸甚。

靖康中。起居郎胡安國上殿劄子曰。古者人君南面向明而治。蓋取諸
商。商為日。至明之象也。日食常數耳。春秋每食必書。何也。日者人君
之表。苟有食之。則暗而不明矣。臣子倍君父。則暗而不明。妾婦乘其
夫。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
故春秋每食必書。所以為南面之大戒也。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
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員。罷黃門狗馬。除甘泉宮。
蕭。息角抵。齊三服。官節用愛民。其稱善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軌
日強。黎元日困。以知人不明。失其樞柄耳。蕭望之社稷之臣。而恭顯

譖。今引決於私室。張猛忠正之士。而自殺於公車。劉向宗室之英也。
排擯誅毀。令不得進用。至於許史官。則信任不疑。大本既失。雖有
恭儉之小節。何足以正紀綱。隆國祚。抑姦軌。救黎元之困厄乎。至如
昭帝。以盛則不逮。孝元之長。以文學則不如。孝元之博雅。以奉身調
度。又未必如。孝元之節儉也。然能辨上官桀之詐。信任霍光。漢祚復
安。黎元按堵。誠得君人之本耳。陛下有溫恭之德。有儉約之行。有憂
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過於漢元遠矣。抑未知群臣之邪正
已皆明白於胷中。而不惑乎。亦有疑焉而未之決也。如其不惑。則固
善矣。倘有疑焉。而不決之於早。則君子必遠。小人必親。天下之事去
矣。小人善窺人主之指意。以求合。君子則唯義之從。而不苟。是故古
之明德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四者不除。親

小人遠君子必矣。陛下誠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鑒於春秋所書
侵蝕之咎，洞察正邪，知忠佞如日中天，臨照萬物，則君人之本立
而天下之事定矣。

高宗建炎間，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
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於混淆，
然後天下可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
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回事業，雖材智兼
用，然惟懷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
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
國未嘗不至於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
之國，必致於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然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私
謀利為得計，而於國事恬不加恤，非不加恤也，以謂必不至於危亡

而不知恤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從可舒
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己，動為身謀，不顧社稷計。及遭陳元禮之
變，刃加於頸，而後知。蓋亦晚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
祖禹有言：夫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為之。
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
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
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為人主者，曷嘗不欲
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常得
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薦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
以取容，自信薦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為爵祿之所累，好
惡正則不為姦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
欲有為於當世，不可得已。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弗疑，此所以成霸

黨。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
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况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
中興之功哉。陛下既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於君子小人之間。天
下不勝幸甚。

紹興間。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論朋黨。劄子曰。臣觀自昔論朋黨者。
無如歐陽脩之為詳盡。其言曰。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
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
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寬過。小人欲一之罪。則有
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
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
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
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

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
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
敢稱。則人主之身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
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俛俛然誰與之圖治
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
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
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
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
之說。人主可不察哉。脩之言如此。誠為切當。臣以謂人主之所至惡
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為國家患者。不可勝言
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之利勢。端居九重之中。惟恐人之相與朋比
以為欺罔。故曰其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彙征。而不小

人指為朋黨。可使盡去。不為己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
錮之禍起。而漢室以傾。牛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為患有不
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間。韓琦范仲淹富弼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
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為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
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業得以光明于時。此宗
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
意者。開群枉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
於朝。唐文宗優游不斷。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人主之德剛
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智賢否。
各當其分。高何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高有乘間投隙。
造為險詖之言。以惑陛下之聽者。一時名士皆指為朋黨。賴陛下有
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所依怙。剛明威德。可以無況於仁宗矣。

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為惡。伏
望聖慈。考歐陽脩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君子。早建中
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幸甚。

紹興四年。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上言曰。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
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為治道之本。莫大於辨君子
小人之分。聖意孜孜于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
曰。邪者正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
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
能自起。臣嘗以類推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
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
此小人也。志在於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利。掠虛
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

倏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已者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已者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至於今日異於已者而稱其為君子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

浚謝賜御書否泰卦因陳卦義上言曰臣昨日特蒙聖慈頒賜臣御筆親書周易泰否二卦臣以愚庸之質叨竊相位絲毫無補俯仰實

慙不謂聖恩有隆疇昔賜之寶翰許以珍藏感荷私心非言可盡臣竊惟自古小人之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相與並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焉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態莫可迹究或故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合符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矣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力守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朋黨可以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畫而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畫而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三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否之所由而生焉否之

上九。三陽已盡。復變為陰。則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願陛下常思其否焉。區區臆說。敢併以為獻。不自知其妄陋也。惟陛下裁赦。

浚乞別邪。正上言曰。方今士大夫之賢者。莫不欲主張清議。發明正道。以為萬世人臣之戒。誠以有天下國家。要在夫得人。以維持之。故忠義大節。不可不明。苟使持祿保身。隨時俯仰者。得行其志。則馮道之徒。復見於後日矣。豈人主之利耶。然臣嘗謂天下自有要道。隨時舉措。則盡得天下之心。而致治不難也。且圍城之役。明受之變。當時從邦昌而為侍從。徇苗傅而有所施為。其罪固大。厥後乃繼踵作相。持握化權。果何以勸忠義。示風俗耶。若夫論者必欲正其罪。而暴白之。則又失中矣。何者。士大夫之不能死節義。則無所不為。而死者人之所甚難。未可人人而責之也。今正名其罪。則有過者無以自新。非其本心者。無以自見。附偽之人。知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將與我為死敵矣。非國家之善計也。臣願陛下戒忠義之不可不勸。思有以發揚而榮顯其身。至於不幸而得罪於名教。則亦優容涵覆。特逮而去之。不委以心腹之任。則取天下定國家明教化之術。盡於此矣。

浚議君子小人上言曰。朋黨之論起。而君子小人之名紛然交作。莫知其孰是孰非。自古患之矣。夫志在天下國家。此君子也。志在一身。此小人也。然而託君子之言。行小人之志。其事甚微。其情難辨。人主當留意焉。然自昔帝王之用心。惡聞人之有過。而喜人之改過。其小人也。特使之退聽。自省而已。幸而改過。猶復用之於外焉。若必曰某為君子。某為小人。一二別之。又未知真能辨之否也。加人以不善之名。則人必報之以至惡之實。朋黨交傾。端自此始。然則人主宜如何

批。知之于心。待之以權。使上下內外。各當其分。真為小人者。方且化而遷矣。使其言者之悞。而吾未嘗以此名加之。人心豈不悅服乎。沒又曰。臣竊聞真宗皇帝嘗著忠臣良臣及權臣。茲臣論。臣以為忠類權。良類。茲何以言之。忠則任事。任事則多怨。豈不幾於擅權乎。良則委曲。委曲則不暴。豈不幾於為姦乎。然則人主於此。如之何而辨之哉。則亦視其志之所存而已矣。彼其志在天下國家。切切然以身任內外之責。是之謂忠。志在納君為善。將順其美。是之謂良。若乃營私立黨。蔽欺君上。苟利於身。以死力行。則為權矣。逢君之惡事。每阿徇反覆變詐。陰肆讒間。則為姦矣。臣故別白而具論之。

高宗時。趙元鎮除宣撫使。置使。朝辭上。奏曰。臣達知遇。恨無死所。圖報大恩。方國家多事。中外之人。乃委臣搃師。遠戍邊鎮。主憂臣辱。其何忍辭。然自惟念。度江以來。遭逢器使。揚歷臺

諫。丹叨樞筦。與聞政事。趨走殿陛。密勿冕旒。批誠獲伸。無復顧惜。雖聖主全度。見謂樸忠。而萬目睽睽。指為迂闊。今乃以奇孤寡偶之身。將使於萬里之遠。曾無一毫之善。可辱記憐。安得不少陳悃。以瀆聰聽。臣竊見自古人君善用人者。莫不專其委任。假以事權。任專則媚嫉必生。權重則嫌謗立至。唐之賢臣勲業如郭子儀。猶困於魚朝恩。程元振之謗傷名德如裴度。亦被沮於元稹。魏洪簡之朋比。子儀明哲自將。僅免危疑之累。而度辨論激切。卒隲幽鎮之功。况勲名寵眷未及兩人。求其成功亦已難矣。向者陛下當建炎圖治之初。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事力。首倍於今。浚於陛下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待浚有彌山帶河之固。君臣相信。內外相資。委任之篤。今古無有。而終致物議。以就竄逐。臣頃在紹興。人或指臣黨浚。故浚之責。不敢以一言及其是非。今考究其用心。推尋其情實。喪師失地。錯繆之迹。則

有之。未必盡如言者之甚也。大率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寄。則小人不安於分義。謂名器可以虛授。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厭望。川蜀之吉。至於蘇金募士。詣闕陳論。展轉相傳。以無為有一。經指擿。何以自明。是以有志之士。雖欲冒犯死亡。為國立事。而每以浚為鑒戒也。雖然。浚固有罪矣。臺臣抨彈之可也。諫官論列之可也。人君赫斯震怒。雖誅強之。浚亦無憾。今乃下至草澤布衣之士。行伍元賤之流。凡有求浚而不得者。上書投牒。人人詬罵。肆言醜詆。及其毋妻甚者。指為不臣。跋扈極人間之大惡。皆歸之於浚。嗚呼。一何甚哉。夫與浚之功。與陛下之信也。而謗者至此。則明君不能自信矣。今臣無浚之功。陛下之信臣。無如浚以有功而見知也。乃當此重責。遠去朝廷。臣恐好惡是非。行且紛紛於聰明之下。昔樂羊一篋之謗。幾陷誣蔑。賴文侯之明。乃成中山之功。魏尚數級之失。遂致吏議。唯文帝晚悟。

後有雲中之效。伏望睿明鑒古今之得失。念事功之難成。憫臣孤直。曲加庇覆。使得展布四體。竭志畢慮。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非特臣之幸也。意迫情切。干犯明畏。臣不勝恐懼俟罪之至。

劉行簡進故事曰。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早不謀。尊。蹠不謀。威。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當視其所與。遠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臣嘗聞前脩之言。以謂知人無法。臣心疑之。夫知人。堯之所難也。故臯陶為舜陳九德之事。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錫。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毅。此知人之法也。而謂之無可乎。及求之孔孟之書。而得其說者有二。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

所安人爲度哉。一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爲度哉。二也。然後知是道也。不可以言。可言者其迹而已。至於曉然獨得於心者。豈言之所能盡哉。謂之所以也。所由也。所安也。與夫言辭眸子之間。不知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何者爲君子。何者爲小人。皆未嘗言其狀。而大佞似聖。大智似愚。亦未易以此辭辨察。則知人之難也。雖聖人不敢易言之。然則知人之道。非內明而無所蔽惑。又惡能曉然獨得於心哉。惟明也。一見而得之。眉睫之間。爲有餘。如其不然。則終日與之言。而不知其人之心。由是論之。所謂知人者。謂之無法可也。臯陶之陳九德。特言其所可言者。與其成德之事而已。其不可言者。不在是焉。魏文侯謀相而未定也。問諸李克。克以居視其所親。當視其所與。遠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之意。遂決其也。何哉。公子成與翟璜皆賢也。文侯固知之深矣。其得於所親所與所舉之間。豈一日之積哉。不然。不知是之決也。臣獨喜李克之言。誠有助於後世。知人之道。雖所謂獨得於心者。不在於是。而於吾聖人之說。亦無所戾云。

行簡爲監察御史。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既曰。臣聞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爲有餘。何者。君子雖衆。其道則孤。小人雖寡。其勢易蔓。君子之憂在於天下國家。小人之憂在於一身。君子之於法度紀綱。必欲正之。故爲之也。難。小人之於法度紀綱。必欲亂之。故爲之也。易。自古賢聖之君。未嘗不欲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小不加察。而小人已至。故立政之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言立。又曰。時則勿有間之。所謂間之者。非君子小人並進也。衆君子而一小人。亦足以爲間。而敗政。臣請以易之說明之。其之爲卦。以五陽決一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故繫辭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

善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何也。蓋上下交而志同。如秦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乃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矣。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恭惟陛下躬天縱之聖。懋日新之學。通達古今。洞照治體。日者好惡既明。黜陟既允矣。臣猶以是為言者。誠以事之幾微。小不加察。則小人者乘間伺隙而入。其害至於敗政。不可不懼也。臣以一介之賤。竊對清光。謂天下事無急於君子小人之說。故首用為獻。伏惟留神幸察。貞龍圖閣李光乞辨君子小人劄子曰。臣竊謂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而治亂因之。蓋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未有兩存而可以有為者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故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為泰。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為否。自古聖君賢臣。立言垂訓。未嘗不以小人

為戒。本朝仁宗皇帝。專任韓琦富弼范仲淹。故四十二年之間。天下大治。夷夏大安。海內生靈蒙福至今。蓋不使小人參其間也。夫邪正之不兩立。猶薰蕕之不可同器。而載。梟鸞之不可接翼而處也。非正去邪。則邪必害正。此必至之理也。陛下即位。今五年。延見士大夫多矣。君子小人之情狀。固難逃於聖鑒。臣請為陛下畧言其槩。君子者難進而易退。孤立而無朋。人主任用不疑。則秉公心。由直道。其所舉措。必欲合天下之公論。而後已。其事上也。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其可。而退其否。逆所順。而強所劣。道合則幡然而來。不合則奉身而退。如斯而已。小人則不然。方其未得之也。則枉道而求之。及其既得之也。則固寵保位。惟恐失之。於是內結近侍。外交權臣。傍引小人。傷害善類。故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榛。又曰。羶羶鳧兔。過犬獲之。又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蓋小人讒間之言。能變白為黑。則如青蠅伏鳧

詭詐則有若狡兔。而文致人之罪惡。則無異於貝錦也。蘇軾有言曰。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况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羶所聚。瞬息千萬。况可招之使來乎。神宗皇帝嘗問滕甫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甫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網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神宗歎息以為名言。臣願陛下以此觀之。則邪正分矣。方今艱難之際。國勢之危若綴旒。然可言之事未易悉數。所謂端本清源之術。臣願陛下辨君子小人而已。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任賢而使不肖間之。之謂貳。見邪而不能剛決以去之。之謂疑。臣愚伏望陛下持大公至正之道。以撫御海寓。法天地簡易之德。以照臨百官。知其忠賢。則任而勿貳。察其姦宄。則去之勿疑。奮乾剛以明黜陟。隆委任而責成功。天下幸甚。

右正言陳淵論考實上奏曰。臣聞人主之道在乎知人。而知人之要莫若考實。不考其實。而欲以耳目之所聞見。心志之所測度。期於得人。雖堯舜不能也。今夫騏驥之於駑駘。其技固不相侔矣。使之同一阜樵。羈縻而飲食之。雖騏驥亦何以自別乎。故必待歷塊超澗。奔逸絕塵。然後知其異於凡馬也。堯舜號為知人。而書之所稱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明試以功。考其實也。車服以庸。因其實而用之耳。若舜之在下。堯既聞其聰明矣。又歷試之。至於用鯀亦然。四岳舉之。堯曰。方命圯族。既而曰。試可乃已。自今觀之。若舜者。宜不待試。而若鯀者。又不必試。然且云爾者。考其實而已。唯考其實。故舜之聖終有以底績。而鯀之不肖。不能逃其罪於九載之後也。廼者朝廷進用人才。間有異於是者。雖陛下明於知人。處之莫不曲當。無可議者。然臣嘗謂人之才智。隱於無為。若功業則遇事而後見。方其無為。非識者莫

能辨。遠過事之後。雖庸人亦得而可否之。故用人之際。唯在考實。考實之法。非同尚勞績而略志節也。所以審衆情而核真偽者。不得不然也。况庶官之於侍從。如霄壤之不相侔。首官之於臺省。如涇渭之不相似。若不待其經歷既久。名稱流聞。人人皆以為宜遷。然後授之。亦恐艱難之際。終不足以厭人望矣。臣故以堯舜考實之道為獻。位卑言高。惟陛下財教。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七

知人

宋孝宗時。敷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論知人。劄子曰。臣聞古今未嘗有不生才之世。而君子常患於無知人之明。今有知人之明。則天下之人無不才者。無知人之明。而徒起乏才之嘆。是亦厚誣天下而已。不知其知兵。而使之治財。不知其知財。而使之治禮。及其不集事也。則均受不才之名。一旦各以其所長易地而使之。三人者。猶前日之人也。而各以其才稱。一動其機。才否為之變。是機也。非智力之所能為。夫與之明。道與之妙。其於人也。交際密。庸於精神視聽之表。固不可以言語筆舌諭也。文王之立政。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是以有能官人之名。夫謂之克知。謂之灼見。豈有論而可傳哉。今不先究知人之明。而但起乏才之嘆。不謂誣可乎。臣嘗謂錢穀

甲兵萬事之統。皆可以立說。惟人才不知。不可以置論。何者。知人之明。在人君心術之微。而非變政易令之所及故也。嗚呼。知人之明尚矣。其次莫若公。公雖非明。而可以生明。去胷中之私。喜怒用天下之公。是非以進退天下之才。雖不能皆當。要亦十得七八。伏惟聖明省臣激切而加意焉。

左諫議大夫王之望上奏曰。臣愚不肖。陛下邊疆擢長諫垣。臣未知所以稱塞。竊聞唐魏鄭公以諫諍為心。取君不反。堯舜。五居。敢慕以謂人臣如斯。可以無愧矣。然賢人君子立人之朝。孰不欲堯舜其君。至於得行其志者。宰相之外。獨諫官耳。臣今謬當其職。敢不以鄭公之心為心乎。或者以堯舜為不可及。欲致君堯舜者。謂之責難於君。臣以為不然。堯舜之道甚大而易行。堯舜之政甚簡而易為。頤後世不之察耳。堯舜之道行於其躬。首惟孝施於其下者。惟仁。陛下既允

雖之。一無所難。信乎甚大而易行矣。堯舜之政。則在於官人。而官人之道。在於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已。堯告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禹於皋陶亦云。此所謂敷奏以言者也。舜命禹作司空。曰。汝平水土。成允成功。稱皋陶曰。汝作士。明刑弼教。民協于中。時乃功。此明試以功者也。陛下於羣臣中。敷奏之以言。歟。言發於前。而底績於後者。何人也。明試之以功。歟。功作於始。而克成於末者。何事也。以此察之。則虛名不足以惑衆。聽橫議不敢以搖至公。姦欺不容。真偽判矣。共工辭言。庸違象共。滔天。而驩兜乃嘆美其方。鳩僝功。欲堯之用之。而堯竟不從。此言之不驗者也。四岳薦鯀治水。堯曰。弗執。方命圯族。九載績用。弗成。此功之不効者也。舜既承堯。首正四凶之罪。天下咸服。堯舜之政。豈不甚簡而易為乎。陛下以聰明睿知之資。承堯舜付託之重。屬時多事。未嘗一日以位為樂。憂勤庶政。三年于茲。宜其治效

崇成而未有去獲者非道之不洪。政未舉耳。臣伏見今朝廷之上。妨功固位之習未殄。皆公死黨之論日聞。以妄誕為才能。以凶悖為堅正。各執偏見而不求天下之通論。各私所主而不恤公家之大計。大抵圖國甚拙。而為其身諂則工。愛君不專。而附其交黨則力。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彊兵富國為治安之計。臣固知有所不能也。伏願陛下明詔在庭。各厲節操。平其心於論議之際。端其趣於向背之間。使廉恥興行。風俗不變。訪之以言者。必要其驗。試之以功者。必覈其實。若附下同上。造為弗靖。怙終而不變。則虞舜四凶之罪。在陛下其得已乎。如是則朋比自破。功罪不誣。而天下可運於掌矣。此帝王鈔治之要術。御世之至權也。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

王十朋除知湖州。上疏曰。臣嘗謂君子小人。常相為消長。人君未嘗

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也。然小人常見用。君子每見疏者。蓋君子小人之難知。雖堯舜猶以為病。君子目小人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當孔顏桀跖相闕于前。左右佩劍。彼此相笑之際。人君以一人之聰明。誠有不易辨者。况君子直而疏。小人巧而佞。直則動多忤意。疎則不能無過。故人主反疑君子為小人。巧則能以智術自將。佞則動能迎合上意。故人主反以小人為君子。自古所以治少而亂多。蓋由君子小人之不辨也。其惟陛下稟聰明絕人之資。行帝王正大之道。應古典之治亂之迹。皆洞然在聖學中。君子小人之情狀。固已備知之矣。然天下所謂君子者。或未能盡用。或暫用而卒棄之。所謂小人者。或未能盡去。或暫去而復合。得非知人之哲。亦猶堯舜之難乎。夫君子小人雖不易知。而亦有可知之理。君子孤立。如松柏。小人附麗如薜蘿。君子進必由直道。小人進必由邪徑。往者潛藩。二使令之

臣竊弄陛下之威福士大夫無恥而好進者莫不奔走其門陛下赫然震怒奮自英斷斥而遠之天下莫不鼓舞聖德然附麗而進者猶未正典刑唐憲宗既誅王叔文并斥八司馬之徒終身不用元和威令復振。猶稱中興。蓋由此舉。今之附麗者初無八司馬之才而惡則過之。附麗文者官止為郎未有若今之竊高位達官者。小人朋比之迹固不逃聖鑒宜擇其一二之尤者薄正其罪。又取其能自卓立不附炎於炙手可熱之時與嘗言其罪惡者稍進用之。如是則君子小人知所勸懲矣。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進必以道詎自奮小人之進未有不以利求合者。前日朝廷以財賦不足為憂。小人遂獻羨餘以求進。朝廷不惜名器以美官要職處之。諸路監司郡守翕然胥效。為剝下益上計。州縣騷然民不聊生。近者臣僚論列陛下嘗罷一監司固足以為後來之戒。然其尤者方進用未已。全其大

而治其細。又何足以懲耶。臣所謂君子小人。有可辨者。陛下第觀其自何門而來。以何術而進。因可以灼知其為人矣。宰執大臣天下之選固不可使小人雜處其間。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為職。即異日之宰執大臣也。又其可使小人居之耶。治道在知邪正。然邪正難於盡知。陛下宜於宰執侍從臺諫之臣。精加識擇。自知監而下。與外之監司帥守。責之宰相可也。臣言狂妄。惟陛下察之。

乾道六年。秘書少監周必大論漢儒上言曰。臣愚不肖。蒙陛下過聽。擢在班列。又取漢宣帝之言。親製贊書。明示好惡。使知所趨向。在臣榮遇。可謂至矣。敢因訓詞。所及。推廣聖意。冒陳一二。惟陛下察焉。臣聞儒有君子有小人。孔子嘗以是告子夏。不可以不辨。二帝三王之時。稷契伊周。道德隆備。功業光明。此君子儒也。春秋戰國之際。以詐謀相高。以功利相傾。此小人儒也。雖然。二者是非黑白。猶易辨也。至

西漢則不然。所謂社稷臣者。乃在乎周勃之鄙樸。汲黯之少文。霍光之不學。至於服儒衣冠。持祿保位。則公孫弘。蔡義。常賢輩實為之。是非白黑。貿易如此。宣帝察而嫉之。故曰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尚是委任。蓋有激而云爾。雖然。漢儒多偽。高帝固有以啓之也。當創業之初。叔孫通以儒服降彭城。知帝憎之。乃變服。服短衣。所守如此。是託儒以希進身。帝遽信之。毋怪乎魯兩生之不至也。臣故曰。漢儒多偽。高帝啓之也。使宣帝而知此。且將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執我。藝祖皇帝則不然。創業于初者。一趙書記也。混一于後者。亦趙書記也。規摹不易。慮慮乎帝王之佐。豈嘗如孫通輩希世用事。以為進取之資乎。累聖以來。卿相多名儒者。太祖任人之效也。臣願陛下以漢為監。以太祖為法。則名實決不能眩。而士大夫趨嚮一歸于正矣。

乾道間。國子祭酒胡銓論禮及知人疏曰。臣嘗於經筵恭聞聖訓。有及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說。臣退竊嘆曰。大哉王言。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如不欲恢復天下。則已。如欲恢復天下。捨禮何以哉。何謂禮。禮即道也。道者。適治之路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可謂善言禮矣。陛下聽朝之暇。反復思之。今日某人言逆耳。可憎也。然憎而知其善。予豈不念戴記之言乎。予豈不念親微之言乎。予豈不念唐明皇之有取韓休手。一言可以興邦。予豈不念仲尼之言乎。是謂求諸道。今日某人言順旨。可愛也。然愛而知其惡。予豈不念戴記之言乎。予豈不念親微之言乎。予豈不念唐明皇之不悅蕭嵩乎。一言可以喪邦。予豈不念仲尼之言乎。是謂求諸非道。夫求諸道而知其果善也。此必端人也。此必非佞人也。則記其姓名於坐右。徐而察其行事。誠端人也。然後

斷然用之。求諸非道而果惡也。此必壬人也。此必非端人也。則記其姓名於坐右。徐而察其行事。誠壬人也。然後斷然還之。此堯舜三王之用心。而陛下獨得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說。大哉禮乎。所以平治天下者。此也。所以恢復天下者。此也。願明皇何足道哉。臣祇進其厭飲者。亦可謂不自量矣。

吏部侍郎韓元吉進故事曰。唐書魏徵傳。徵見太宗。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忠臣已嬰禍。誅。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

臣聞唐初諸臣。徵為首。諫者也。徵之此言。茅欲激昂太宗。俾齊於無過之地而已。至於忠良之別。講之猶或未盡也。徵之意。正以輔佐為良。諫諍為忠。爾也。孔子之語忠。以孝事君者也。故楊雄亦以

言合稷契謂之忠。今觀典謨之書。則稷契咎陶何嘗不獻言於堯舜之世。唯其言之而可行。諫之而悉用。君臣之際。泯然其無迹。而天下臻於極治。非必激訐矯抗。以犯雷霆之威。觸鈇鉞之怒。然後以為忠也。自徵為是說。後世遂以良臣或不事於諫諍。忠臣殆將殺身以成名。不可不辨也。臣則以為正直謂之良。不欺謂之忠。皆人臣所當為之事。有不必分爾。當可諫而諫。不害其為良。當可從而從。不害其為忠。是未可以一偏議也。然徵之事太宗。反復於君子小人之際。最為詳盡。且謂太宗輕褻小人。禮重君子。美輕小人。而重君子。願不美。紘繼之。則曰。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說。莫見其非。則有時而說。皆人情之所難言者。其為忠亦至矣。特於忠良之別。雖有激而云。反有所未盡。故臣表而出之。以俟上聖之擇。

馬。

國子正陸九淵刑定官輪對劄子曰。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擊弓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跨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齊戎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為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

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鷩之羣。自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

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為侍郎林栗所劾。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葉適上疏曰。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是徇。而忘君父之為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恠駭。莫測其故。蓋熹素有文學行誼。居官所至有績。因玉淮深惡不敢仕。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奏事。熹越趨辭避。終未敢前。淮既罷去。陛下趣熹入對。用為郎官。人知陛下進熹有漸。無不稱慶。忽為栗誣奏。逐去。眾議所以洶洶不平。臣始猶疑之。以為栗何故至此。得非熹果有事。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陛下也。暨栗劾奏。熹文字播傳中外。臣始得

以始末參驗。然後知其言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遠。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實陳於陛下乎。栗言熹敢自稱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即官省劄。即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床。遂申尚書省。乞給假。候痊安日。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西。不肯供職者。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願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緣長貳不合收管。郎官願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錫諭。既能出入官門。上殿奏事。并通謁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為難。兼郎官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憲有失者。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為貳御。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負慚德。所有印記無所歸者。不免令四

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臣聞熹未對之前。脚疾已作。當對之日。偶然少止。對下之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脚疾痛復劇。既申尚書省。祇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既未供職。豈可受乎。熹已申省乞給假矣。雖欲聽栗鑄諭。而扶曳供職可乎。郎官未供職以前。印記合是何官收掌。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熹乎。是栗謂熹不受印記。偃蹇拒違君命。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闢家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人何用仰之。果有學術。與。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以勸人為忠為孝者。乃所以為人才計。為國家計也。惟蔡京用。熹諱習

元祐學術曾有不得為師之禁。今栗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為熹之罪。而又謂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尤非其實也。栗又言熹要索高價。妄意要津。傲倪累日不肯供職。以為作偽有不可掩。夫栗逆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所得知也。臣所得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再為江西提刑。栗之劾熹當在初九初十爾。相去隔日之間。而栗以熹累日不肯供職。是栗急於誣熹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今兼權。其祝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陛下明詔曾任監司知縣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學館寺監雖久次而未嘗歷知縣監司。則不可不兼權。豈得謂其當遷郎官哉。差除之際。那換闕次。移衡用熹。熹何德焉。是又栗急於誣熹

之罪。組織其言語足其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俱且停罷。臣聞唐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職之請。給舍繳駁有擬罷之文。至于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徵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尊國體也。今熹得為栗之屬。尚未供職。而栗望風劾之。且兼有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非其實也。凡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家甚利害所係。不獨未熹。臣不可不力辨。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迫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竊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粗能操守。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已。慈相為鈞。鉅使不能進。從旁窺

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惴。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喫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於陛下彰善黜惡。封殖人才。以為子孫無窮之命者。其損不細矣。栗為侍近。就其蹇淺。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示信於下。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遂去一意。自此游辭無實。護口橫生。善良受禍。何所不有。臣伏見栗恥不得與廟誦之議。遂為充宗之說。而人知其橫。怒詳定所人吏執覆。遂至罷局。而人知其專。而况職匪風聞。官有常守。今又苟恣一身之狼戾。不畏君父之高明。公形無實之言。顯逐知名之士。陛下原其用心。察其旨趣。舉動如此。欲以何為。誠不可不預防。不可不早辨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其說至長。未獲究竟。方齋心條慮。以俟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衷。今以即官去留。何至上封。

事說說徒溷宸慮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兇讎。莫敢明辨。積其厲階。將害大體爾。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是。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効忠思報之至。干冒宸嚴。伏地待罪。

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于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為右丞相。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曆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首論罷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抹等。俱被斥。國子生楊宏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詎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傳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宏中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相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

邪。務要其厥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董綱敵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疑談夢非。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為父老。惟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董穎力辨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排斥。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為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同。立而公議之不直已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同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者。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耶。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二

綱以維人心。采羣議以定國。是遠聽奸回。舉一較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光宗即位。楊萬里召為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者。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于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羣。白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其黨其黨也。紹熙元年。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劉光祖論辨學術邪正。上奏曰。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國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

本疎庸陛下過聽親擢孤遠使持罪言責凡賞刑僭濫請令幸遠民
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
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毅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
公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別邪正立公
論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先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家為
近古是以愧漢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
為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為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黨富達
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
在下則以探性命之奧為勲名樂至道之味為鍾鼎達而在上以責
難為尊主忠諫為憂君本朝盛時初非有疆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
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
盛當斯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大和至於慶曆嘉祐茲謂盛矣不

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
而未流太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
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嗟乎尚復可言也臣所謂道之消長時之否
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杜程之存亡初非虛語也臣從遠方誤玷班
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間亦有議
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親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方載已憂兩議之
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
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以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聖幾何臣竊為
人言豈可因疾其學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無甚也
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論既已交興聖意豈得無惑臣本蜀
人為學自有源本今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為
明主而別白凡今道學伊洛為宗然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

載大學之教。明德為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見。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為道。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切磋而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偽。得之深者。固合於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益深而遠。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斯足以為君子矣。行之偽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許也。而又何為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論。往往偽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一槩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間。率多善士。善士而善人。必喜稱。因其喜稱。又以為黨。若俱擯絕。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遂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徵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

封駁。侍從無所論救。竊笑而已。委寄謂何。所以至斯。良亦有故。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視太高。而責人太苛。自視太高。則實將有所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將忿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云可也。朝廷之上。賢能並用。名利之途。智愚同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唱為薦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業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議論先喧於羣口。用否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賈後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况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加詆誚。以修往怨。必致過甚。而快私情。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絜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乃宜。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庶幾聖心廓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

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臣蒙恩擢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為言。以免異時無所稅駕之禍。伏乞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後下臣此章。風曉在位。一洗往陋。共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干冒聽聽。退增隕越。

先宗時。朱熹與祠司農少卿劉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慙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

蔡戡論邪正上奏曰。臣聞知人人君之盛德。人君無職事。惟辨君子

小人而進退之耳。君子小人如白黑。如薰蕕。天下皆知之。初不待辨

也。但人君不知之耳。蓋讒諂面諛者似乎忠。乘機投合者似乎智。脅

肩諂笑者似乎恭。小廉曲謹者似乎賢。排斥小人者。或以為讒。汲引

善類者。或以為黨。面折廷爭者。或以為訐。難進易退者。或以為矯。人

君智不足以燭之。則君子小人始混。殺而莫辨。此安危治亂之所由

分也。昔唐德宗謂李泌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

邪。而陛下不覺。此杞所以為姦邪。甚矣德宗之闇也。信任一盧杞。至

於禍敗而不悟。誠可為萬世人主之戒也。方今朝廷清明。正人端士

布滿朝列。大者忠誠而許國。小者靖共而在位。初無小人廁於其間。

此皆壽皇涵養多士之功。太上網羅人材之力。比來國家多事。若非

大臣極力扶持。衆賢相與叶贊。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陛下既得羣材而用之。要當信任而不疑。無使小人相參。庶幾君子得以展布。四

體。圖回治功。用一小人。必將引類而升。邪正雜揉。忠佞並處。交爭而互勝。終必至於小人進而君子退。此古今之常理也。今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各當其分。臣尚何言哉。恭惟陛下臨御之初。所當謹始。國家安危之幾。天下治亂之原。實係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此臣之愚衷。所以拳拳而不能自己也。惟陛下財幸。

光宗嘗謂太常少卿羅點曰。卿舊為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正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主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

寧宗時。司封郎官袁燮奏曰。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去。而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歿。衆龜年雖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澹然不辨矣。

嘉定七年。起居舍人真德秀直前奏劄曰。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

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壽。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營誤止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憚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德。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為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為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具救過類於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醜毒。窒絕言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仰惟本朝聖祖相承。招徠謹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跡在。繆戾不切。事體沾激。矯亢不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為罪。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赦。勝朝堂有曰。儉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複言路矣。而仁宗尋即悔悟。詔降明詔。數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曆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

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壽。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營誤止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憚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德。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為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為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具救過類於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醜毒。窒絕言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仰惟本朝聖祖相承。招徠謹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跡在。繆戾不切。事體沾激。矯亢不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為罪。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赦。勝朝堂有曰。儉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複言路矣。而仁宗尋即悔悟。詔降明詔。數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曆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

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為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姦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得傳示永久。為本朝盛極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為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姦計。斥忠賢為偽黨者。韓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朕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察群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絕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天復惠臣之言。

魏了翁上奏曰。臣猥以不佞。自先帝龍飛親擢。四十年間。五叨聘召。雖或去或就。時義各異。而其間家相似者。沈肅既殤。臣首被特招。彌遠既終。臣又膺嚴詔。深惟兩朝不凡之遇。風深至滄。所當倍道疾趨。恪恭明命。乃再辭而後入。非敢緩也。方嘉定彌為更化。取其嘗忤權要者。以次收用。江浙閩越之秀。未數月而集。惟蜀士之名者五人。乃以道遠未至。則背秋涉冬。事體已與前異。於是楊輔除金陵。劉光祖除襄陽。皆自近畿而返。范子長昇節不得入對。趙大全雖承奉常。旋遭論罷。臣卒以固辭得請。移守廣漢。方改元更始之初。海內拭目以觀太平。豈謂一韓方斃。又生一韓。臣嘗身履其事者。私自惟念。臣實何人。而常居更化召用之選。故多憂易怖。欲進遂卻。踰年而後遭闕者。猶未免以嘉定疑端平也。今得諸道路。則所見之事。固已不逮所聞。嗚呼。何治之日果不足以勝亂之時邪。恭惟皇帝陛下。以賢聖仁

孝之夙著無心而得天下。以艱難險阻之。隆嘗示心以保天下。凡古
今治亂之變。固已周知熟察。而背芒於霍光。髮立於德裕。臨光晦迹
以行其所愧。彌遠不恤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而彌遠事之以漢魏叔
季之主。而操懿自為耳。操專國二十五年。以授其子。丕司馬懿專國
二十五年。以授其子。師昭及其孫炎。今彌遠竊權之年。視操懿又過
之。雖以二子庸劣。無丕炎之黠。未有以濟其無君之謀。而凶類惡醜
根株牽連。穢蕪弗蠲。遺孽餘毒。必復滋蔓。則將有甚操懿者。陛下獲
操大柄。雷霆之感。日月之光。搜聲發聲。聲。船震灼。近自抗聲常潤。遠
至閩廣巴蜀。凡為權臣所危者。皆已收拾無遺。雖臣獨被重譴之餘。
亦得以玷招來之末矣。臣雖不能為時損益。然再辭不獲。命則亦昧
於一來。尚裁拭目新化之成。而得諸道路。咸謂汴洛之師。委寇資敵。
患廣之寇。齊州連城。難使求和。虛實未保。比人內附。情偽難明。今日

而徐邈諸郡覆軍。明日而達寧郡卒作亂。蓋可怖可愕之事。時時有
之。至於禁旅不靜。公私闔戶。井邑罷肆。不圖輦轂之下。而亦有此。於
是道誇市議者。率謂羣賢日至。正論日聞。而事變乃爾。莫不歸咎儒
生。徒能誦說經義。而於君德於國政。絕未見絲毫之益。雖館職試言
學校上書。亦例疑經術為空虛無用之具。夫道誇市議。小人之無識
不足問也。而學自孔氏者。亦加姍侮。嗚呼。是未知諸賢之心也。詩曰。
靡哲不愚。言如愚人之混俗而苟容也。又曰。善人載尸。言如祭尸之
不言而坐食也。若以是責諸賢。雖亦有詞。是豈知權姦擅國之久。無
一不壞。弊諸衣敝而生蟣虱。木蠹而生蜂蟻。蟻補紉培養。此豈一旦夕
之功。而乃遽以四十年積壞之事。責衆君子於暮月之間。亦為不知
務矣。而况正論雖日聞。而實未盡行。賢才雖日至。而實非信任。豈誠
諸賢之過。而必為歸咎之說者。此小人之情狀。殆未可測也。臣來自

下土。不知事體。第以累朝之事。明之竊意。今日之事。必有乘間俟隙之人。潛伏於冥冥之中。而人不察焉。且元祐之治。僅四年而浸改。又四年而改。紹聖者。安石之餘黨。搢之也。建中靖國之治。未半年而造變。又半年而改。崇寧者。京下之餘黨。移之也。檜死之後。暫正而造已者。檜之黨。如該如高。如思退。諸人。蟠結如故也。侂胄死而更化。為具文者。彌遠。彌堅。固由韓妻以進。一時達官。皆同類也。今彌遠既薨。夫開平治之期。所宜懲創。紹聖崇寧之失。堅凝元祐建中之治。則豈惟壽國家元氣之脉。亦可以杜姦人窺伺之端。而朝廷之上。牽於係累之私。遲回顧畏。以生胸隙。遂使朋姦。罔上之徒。旁緣事變之來。譏笑善類。將以為援引權黨。撼搖國是之地。至煩陛下慨然於舊弼之思。且漢文帝拊髀而嘆。無願牧唐穆宗當饋而嘆。無蕭曹。夫無願牧無蕭曹。是誠可嘆也。今何至乏才如是。而陛下直以漢文唐穆之嘆。用

之凶狡貪墨之人。萬一聞之四方。則於聖哲知人之鑒。亦不為無玷矣。而况觀人之法。亦視其所善。若所主者。寺人。瘠環。是亦瘠環之類也。豈有進不以正。而可以當大事者。陛下方為權臣所擇。而不得伸者。十年萬一信任匪人。又為所操。有如晁錯。所謂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威德不究於天下者。不知天下後世。以陛下為何如主也。臣被命於改元之後。綴名於衆正之列。亦冀聖德日新。治效日隆。脫四十年韓史濁亂之厄。而自附於慶曆元祐之臣。則臣之願也。而豈欲為拂心逆耳之言。以貽陛下之厭憚。誠見陛下以上知之賢。開昇平之運。天下望治者。一年有半。而謂小人才於君子。謂君子不才於小人。夫才云者。能為善之稱也。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謂之才。掩義隱賊。毀信廢忠。獷狠明德。浸欲崇侈。則謂之不才。程頤嘗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

愚蓋古人以德行為才本乎性情之正。而有以充之。此君子之才也。後世凶暴為才。狃乎氣質之偏。順而長之。亦人之才也。君子之才。可以開物成務。小人之才。至於敗國喪身。幾微之間。安可不察。今陛下以委任之才。而粹然有感。使出於一時之忿憤。而不得其正。則忿憤之平也。猶可反諸正。若遂執此見。以為觀人之法。使此曹得志。則必刊其儕類。以紛亂衆事。如呂惠卿之覆王安石。蔡京之逐韓忠彥。雖行受知受舉之地。且不暇恤。而何有於同列。於是時也。賢者必相携。而而去。凡粗有知識者。亦皆廩廩乎有危亡之憂矣。乃者侍從臺諫。聞無一言。僅有給舍論列。亦未有所施行。乃因其自陳而姑聽之。愛護存全。若將有待。誠恐宿根未翦。一旦發見。則必如章厚蔡京始焉。恤公論而強侮。終必逐諸賢而復用。臣竊有深憂焉。今陛下至建二相。必將進退人物。一新中外之觀聽。此正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天下

國家安危之候。天命人心去留之日。臣願亟軫宸慮。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必知執卿之易於移。必惟公論之不可不恤。念忠忱諍實者。雖無目前速效之可見。而決無反覆難信之憂。凶狡貪墨者。雖有一時逢迎之可悅。決有包藏不測之患。善曰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惟陛下思患而豫防焉。臣以謹逐之餘。誠不自意再望清光。卷卷憂國之忠。裝懷積臆。特為陛下歷歷言之。獨念進退人物。乃治忽安危之幾。用敢不避狂僭。輒以是為羣言之首。雖攘臂當虎。為士所笑。然懋美吹竽。臣實恥之。惟陛下幸赦其愚。表說或上言人材。議論曰。臣以駑下不才。蒙陛下過聽。擢在版曹。蓋三年矣。心力竭而事功蔑。有歲月久而曠責益深。陛下既不為誅斥。且復進而使之。全蜀重寄。華閣新班。一旦盡以畀臣。而無難者。悅拜。絲綸從天而下。乾坤施厚。螻蟻命輕。臣實未知糜捐報稱之地也。茲

者陸辭引道遂遠。關庭而翬翬孤忠。願有以仰贊膺謨。少裨廟筭。惟
陛下垂聽焉。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于今三載。元規摹之創。享好惡
之弛張。定國是以正人心。懲異端。以明正學。此其為治之大要。立政
之宏綱。蓋亦知其說矣。然而上之明。效大驗。下之游談。屢議。殆亦有
所未喻者。臣請撮其大者。痛言之。今日之事。患在人才之不振。而議
論之未一也。人才不振。何以立事功。議論未一。何以靖邦國。事功不
立。則陛下雖日焦勞。雖日圖治。恐無事則可以苟安。緩急則不可為
矣。邦國不靖。則陛下雖日號召。雖日勸懲。臣恐無事則君子猶可。急
緩急則小人乘間而起矣。此臣之所甚慮者也。然則將何術以處之。
哉。臣願陛下必有以作成天下之人材。必有以堅守今日之議論。可
也。臣聞天下未嘗無才也。激之則強。抑之則弱。勸之則銳。銷之則鈍。
而強弱銳鈍之間。皆在久主用之如何耳。今以天下之大。而謂之

人才可乏。其中居暇。口熟。無趨事赴功之心也。往往欲有所為。百未
一見。而掣其肘者已在後矣。小有建立。不要其成。而議其言者已沮
之矣。甚者以姑息為美政。而士大夫之欲慷慨敢為者。則又恐以過
當獲譴矣。姑息之政。既行。於是官府無綱紀。名分無等。豪當官不敢
為。而小人無忌憚矣。此則姑息之害人才者也。以循嘿為官業。而士
大夫之欲興利除害者。則又恐以生事受謗矣。循嘿之風。既成。於是
百弊日以滋。美姦日以熾。才否之不分。而一事不可為矣。此則循嘿
之害人才者也。非無可用之人才。而人才不容其自見。非無可為之
事業。而事業無路以自修。於此而諉曰今日而無人才。豈不負陛下
也。臣願陛下奮乾之剛。用夫之決。慨然以人才為急務。凡臣下之可
與有為者。使之各用其長。各盡其力。毋使掣肘者之在其後。毋使議
言者之沮其成。盡斥姑息之說。深懲循嘿之弊。有以大振其銳之

氣而毋導其鈍弱之機。有弊使之必革。有姦使之必治。上則獎借激
勵而作其事功之心。下則滌蕩振刷而絕其怠惰之意。如此則無事
之日。既能為陛下長久之計。一有緩急。皆是為陛下用矣。臣故曰作
成天下之人材者此也。臣聞天下之理長久而可恃者莫過於誠實。
夫誠與偽對。實與虛對。誠實虛偽。蓋薰蕕玉石之不相似也。古之人
臣所以尊君親上。建功立業。愈久愈信。寧不可破者。惟誠與實而已。
是豈有一毫偽心。一毫虛語哉。如金石之堅。如蒼龜之信。此誠天下
長久可恃之理也。彼虛偽者。誠何人哉。聽其言甚美。觀其貌甚莊。其
口才則辯給。而其文其心。謀則婉曲。而巨測然其志則無不私也。無
不欲也。心勞日拙。動見肺肝。欲以欺人。且將自欺矣。其於尊君親上
建功立業。臣知其必不可保也。且居仁由義。以為正道。正心誠意。以為
學。儒者以斯道斯學為己任。未嘗不誠且實也。使見彼之虛與偽。亦

甚惡而攻之。何者。誠恐竊近似而累其戶庭。陛下天縱聰明。曉然知
誠實者之可恃。而虛偽者之可嫉也。苟得道學之誠且實者而用之。
豈不是比隆盛世乎。故凡道學固本於誠且實。奈何多為竊道之名。
以沽名媒利者。所累上之人。辨形察迹。率不復用。謂若可以少事矣。
然疑防過當。賢者退伏。玉石俱焚。今其虛偽之徒。反自煽於在下之
議論。乃猶有可慮者。黨與之密謀。將有以搖國論。訕謗之橫起。將有
以恐衆心。斂形匿色。而懷乘間投隙之姦。內合外連。而有指天誓日
之憤。此其志甚不小也。豈惟為清朝之累。而道學諸君子亦因之而
為累。誠非誠實者之所樂聞。議論之未一。蓋莫甚於此矣。夫人心家
易搖也。況人主之好惡哉。唐太宗嘗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衆。陛
下深居九重。苟非卓然自有堅確之見。斷不可易。臣恐日復一日。歲
復一歲。如所謂虛偽假託之徒。必將多端百計。俾罅伺隙。以攻陛下

之心。而道學之誠且實者同歸於廢棄而不得復用於世矣。其說一售其計一行如潰癰疽如決隄防其為禍害庸有已也。可不畏哉。中唐大學豈非格言存誠務實豈非吉士。惟其兼收並蓄務廣戶庭。歸斯受之。反為所累。論文則定事。設則明誠實者固難混棄。而虛偽者強為簧鼓。臣願陛下以今日之議論既已深求誠實之可恃。虛偽之可嫉。堅持此說。力守此見。理到之議論勿變。勿易道學之誠實。勿惑勿疑。宰執臺諫侍從皆所以維持軒輊此議論者也。自此或小有不審。捨其誠實。一用虛偽之黨而為之。則議論即變於上矣。周行百執事皆視聽此議論者也。自此或小有不審。捨其誠實。一用虛偽之黨而為之。則議論即變於下矣。願陛下詳加謹擇。多為審辨。凡除授之際。使誠實者幸得見用。而虛偽者鮮無間之可入。則陛下斯可高枕而卧矣。臣故曰。堅守今日之議論者此也。陛下儻來臣言。以堅聖志。歷千

百年而守之常如一日。則人才可用。議論可一。天下之事斯可以有為矣。八才之趨事赴功者。豈無足以為陛下用。而道學之誠且實者。亦何負於陛下哉。臣一遠清光萬里而去。貪戀聖恩。有懷舒吐。一則恐以循嘿而壞有志之人才。一則恐以虛偽而傷誠實之道學。獨以一劄專以二說為陛下獻。少効臣子愛君之忠。其他細務瑣說。不復以瀆天聽。惟聖慈財幸。

知泉州李韶遷權禮部尚書。復三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正權。並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觀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八

知人

宋理宗寶慶元年冬宗正寺簿梁成大轉對首言大佞似忠大辨似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衷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巧辨以為能或詭訐以布直或設奇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妄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

理宗時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伸雪葉莫誣枉乞加錄用狀奏曰臣恭觀皇帝陛下躬親六政以來開衆正杜羣枉進君子退小人積年蒙蔽之餘一旦豁然天日澄霽至於踈遠小臣行治有聞者多預召擢誣枉斥廢者亦被洗滌公道昭明衆志用勸今有人焉嘗捐軀

命。委家族為一方翦除兇叛。而扼於讒口。因蹟弗伸者。殆將十年。其事實關於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嘉定之末。竊臯湖湘。所部武岡軍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致激戎伍之變。臣以本軍簽書判官廳公事葉莫。寬和得衆。委以攝郡。密授方畧。俾為之圖。莫能外示函容。而陰設規畫。不數旬間。誅斬兇渠。闔郡底定。臣即奏于朝。蒙恩特進三秩。就陞通判。以獎其忠勞。既又改倅江陵。欲付以事任。而司馬遵者。間廢頗久。志圖復用。撰造誣罔之辭。以媒言路。言者適其鄉曲。不服審詳。遽行彈奏。削秩免官。其後辟倅汀州。又以劾免。今按其所論。大要有三。曰脅長吏而奪之印也。曰諭賊黨以逐郡守也。曰掩諸卒禽賊之功以為己有也。臣身與其事。謹為條析而辨明之。司馬遵當叛卒囂譁之初。皇怒失措。以疾為辭。牒送印記。又以手帖懇囑叮嚀。郡之官僚。亦合辭致請。時事變叵測。人情憂危。莫不獲已。出任撫定之責。而數申請。司求免攝郡。臣為檄永州通判魏泌。前在究實。欲以代之。泌至武岡。而永寧遠以論罷。有旨令交與次官。泌既亟歸零陵。臣遂復以付莫。迄能顯立功效。不負勅令。然其本心。蓋亦免而不獲。非欲攝以規利也。文移具存。一一可覆。而謂莫迫而奪之印可乎。其誣一也。臣既劾遵于朝。又慮其久留。埃命萬一不測。或生他虞。則賊之兇焰。又將愈熾。一境生靈。皆有魚肉之憂。不獲已。令遵先次離任。而嚴督巡尉。護出數程。戒諭卒徒。毋得凌犯。遵於枕較。燕席之時。得自技以去。盡室獲全。莫之保護。不為無力。而謂諭賊黨以逐之可乎。其誣二也。臣聞變之後。與莫書問往來。輒為隱語。使用以賊攻賊之策。時諸營千餘人。悉已從賊。而莫能於中擇可仗者數人。出臣所下賞榜。文帖密以示之。諭以禍福。結以恩信。然後陳喜。李成等踴躍效命。非莫發縱指示。雖百陳喜。安能成功。其間當賞之人。皆莫保明申上。

之。泌至武岡。而永寧遠以論罷。有旨令交與次官。泌既亟歸零陵。臣遂復以付莫。迄能顯立功效。不負勅令。然其本心。蓋亦免而不獲。非欲攝以規利也。文移具存。一一可覆。而謂莫迫而奪之印可乎。其誣一也。臣既劾遵于朝。又慮其久留。埃命萬一不測。或生他虞。則賊之兇焰。又將愈熾。一境生靈。皆有魚肉之憂。不獲已。令遵先次離任。而嚴督巡尉。護出數程。戒諭卒徒。毋得凌犯。遵於枕較。燕席之時。得自技以去。盡室獲全。莫之保護。不為無力。而謂諭賊黨以逐之可乎。其誣二也。臣聞變之後。與莫書問往來。輒為隱語。使用以賊攻賊之策。時諸營千餘人。悉已從賊。而莫能於中擇可仗者數人。出臣所下賞榜。文帖密以示之。諭以禍福。結以恩信。然後陳喜。李成等踴躍效命。非莫發縱指示。雖百陳喜。安能成功。其間當賞之人。皆莫保明申上。

未幾命下。補承信校尉者四人。莫於諸卒亦無負矣。而謂掩其功以
為已有可乎。其誣三也。方是時。叛卒恣橫。求得欲從。諸郡之兵爭相
慕效。有瞋目語難之態。而邵州之勢尤急。臣繆尸帥事。日夕軫憂。幸
冀功成。聞者惕息。憂端頓弭。軍律用張。臣之薦辭。謂其事雖止一方。
其利實及一路。蓋以此也。而導不思由己。以致一變。乃反嫁罪而誣人。
使莫以慈祥豈弟之資。而被凶險傾邪之目。詆誣至此。可謂欺天。言
者未必有心。導實織成其罪。莫既鐫斥。導遂得祠。懲勸易施。重為可
歎。臣平居念此。每為拂膺。今者天啓聖明。宏開公道。而臣猥以不肖
受任全閩。莫之本貫。在臣治所。祠廩之給。又在。本州。議幕虛員。委令
承攝。亦能多所裨益。似此人材。豈宜久棄。且昔。常賴之以免責。今可
不為之訟寃。第之本末。未敢悉壘。失聽。已倍錄。申尚書省外。莫以儒
科入仕。治邑有稱。兩任通判。共歷貳考。八月有。可。今以朝請大夫。主

導建昌軍仙都觀資歷已深。治行無關。伏望聖慈。念其捐身弭亂之
功。憫其遭誣家食之久。優加錄用。使天下之士。知能為國宣力者。雖
見枉於一時。終獲伸於異日。其於勸厲實非小補。須至奏聞者。得旨。
以莫知贛州。

淳祐十二年。秘書少監兼侍立修注官高斯得奏曰。臣竊觀仁宗皇
帝朝。歐陽脩為諫官。因小人唱為朋黨之說。以誣君子。進朋黨論。謂
朋黨非兩患。在辨君子與小人而已。其言深切著明。可以一洗千古
朋黨之論。為人君者。所當為信而力行之也。夫修謂周武之臣。三千
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而周用以興。言善人不厭
爭多也。今善人方患其少。而或者尚指以為黨。欲排去之。抑何與脩
異見乎。臣竊見近者名臣去位。係國安危。臣謂舉朝之士。皆將起而
爭之矣。然以事關諫臣。畏威懼禍。自宰執而下。留行者不過八九人。

諫臣誣劾其人。留之。不可能與諫臣爭是非者。又不過四五人。可謂至寘。而不能為朋矣。諫臣反謂其要私黨以乞留。又謂逐去其人則朋黨可消。以激怒陛下。嗚呼。天下安有四五人而可以謂朋黨者哉。夫虞周之朋不厭其多。彼諫臣者固不足以知此矣。若以漢唐之朋黨言之。則漢之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唐之八關十六子。與其徒充斥朝廷。布满天下。如是而指為朋黨。猶可也。今蹈方據正之古跡。辨中落者如晨星。方患其氣勢單弱。不足以敵群小。而主公議。而猶欲以朋黨陷之。不亦欺天誣人之甚乎。且仁宗之諫臣持論如此。而陛下之諫臣持論如彼。公私邪正固不待辨。然亦可以觀世道矣。臣願陛下置脩所著於坐隅。朝夕省覽。以虞周信用君子者自免。毋惑於小人誣陷之言。庶幾善良獲安。宗社有賴。不然。脩所言漢唐末世。勸去朋黨之禍。甚可懼也。可不監哉。

淳祐間。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傾失色。太學生劉黻率諸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腑。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怙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諫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為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澆忍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當陛下詔起曩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

子覘之以為進退之機。迺今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適。而君子之跡自此絕矣。比年朋邪扇煽。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強人意。迺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跡自此絕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不為不多。術窮桑孔。漫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躡登廷索。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僕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政惟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墮此葦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鴻慈諸君子。自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

我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支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為大臣支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為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示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堉等孰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堉則以祕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絕曲徑。堉則縱挾客。以兜攬關節。持鬪扇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簸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辨。明

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

理宗時董重珮為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入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珮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

吳昌裔論君子小人上奏曰臣蜀人也無荷父之力以備戎行無卻兵之智以衛鄉國獨以文墨議論委質中朝孤立危言靡所裨益玆蒙陛下過聽擢臣於禮樂之司付臣以軍旅之事君命為義何敢辭難今當速離蒙恩賜對深惟根本大計不勝臣子至情輒竭愚忠仰裨睿覽臣聞君子小人間天地陰陽之大分也稟剛善者公明正大而無纖芥之可疑得陰柔者私暗回邪而有變態之難測君子如

鳳麟如松柏高翔特立無所依憑小人如蛇蝎如藤蕪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蓋嘗以此博觀當世之士而忠邪善惡有如冰炭不同故守道据正靖共尔位者君子也希進競利苟志於得者小人也竭節盡言中立不倚者君子也隱情惜已隨時上下者小人也。有直質無流心所言常依於義者君子也。有口才無實行其辨足以飾非者小人也。端良忠實自結主知而不肯曲奉權要者君子也。詭詐狡獪不安常分而專欲捷出他徑者小人也。砥善首公力行好事護持氣類者君子也。陰毀陽譽設為危機陷害善良者小人也。寬平無我容諫善道常與公論為主者君子也。險復自用媚嫉人言率與公論立敵者小人也。樂行憂遠難進易退道合則從不合則奉身以去者君子也。尸祿素餐頹頹無恥利合則交利盡則反目相扼者小人也。廉不近名義不黷貨一介有所不取者君子也。行汙寄治身私託公惠失無

所不至者。小人也。動彊夙夜。盡瘁百為。常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君子也。畏避形迹。互觀顏面。不以至公之道事君者。小人也。鞠躬盡力。忠於職分。雖歷夷險。不貳其行者。君子也。惘疑虛喝。敢為大言。脫有緩急。不可保信者。小人也。大抵君子為陽。小人為陰。陽明勝則治。象感其道。浸登於明昌。陰濁勝則亂。機萌其勢。漸趨於暗塞。自古小人之眾。而君子之孤。亂世多而治世少。無他。亦視君德之強弱而已。蓋人君始初清明。中有所主。不為物慾流轉。則如正陽方升。而羣陰退聽。及其壯志消平。主不勝客。或為好惡移奪。則如陰氣盛長。而陽德日消。消長分數之不同。此正邪聚散之證候也。故滯於所偏信。則迕言入。惑於不當疑。則遠臣懼。自聖而謂莫已若。則拂士日遠。有言而曰莫予違。則佞人日庸。以譏謔為愛憎。則是非雜揉。以意見為厚薄。則邪正倒植。寄耳目於小臣。則詭遇之徒。獲進翦羽翼。於忠諫。則知幾之士

不來。其始機括之轉。浸淫不知。而其弊至於國空主勢孤立。可不畏哉。抑惟陛下。下天地其量。日月其心。虛己受人。開道求諫。凡人之彥聖。言之切直。是能容之。其心非不休休然也。而比年以來。初意漸變。好賢善念。既衰於更化之初。而從諫感心。浸移於親事之後。始未嘗不信君子。而卒無近効。則不免猜疑。初未嘗不容正人。而數有危言。則遂生厭薄。於是。有經術明大誼者。指之為迂。好議論有風節者。目之為險。犯顏敢諫者。謂為好鬧。指佞觸邪者。謂為近名。昔之所進。今不知其所亡。前之乍賢。後忽以為乍佞。善人國之嘉禾。而今以為無用之病樗。忠言國之良劑。而今以為難近之烏喙。至於有言責者。往往華以美遷。而出之。是豈陛下之本心哉。蓋由譏人害正之謀。利口傾善之計。所以留根。而為毒者。至今尚深也。大學之論心曰。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洪範之建極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違王之路。此言私喜怒之不可有。而偏好惡之所當無也。豈非萬世人君治心達極之準的哉。臣願陛下虛心平聽。燭理並觀。察大學之所有。謹洪範之所無。苟有才誠合一者。進之。雖不快。丁心勿棄也。有心迹自異者。黜之。雖順違已志。勿取也。有砥節礪行。為世所予者。予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私誤國為衆所棄者。棄之。雖心之所愛。勿徇也。不以左右親昵。私聽斷。不以外庭踈遠。而生猜疑。使自心腹。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則以之永天命而固。以之收人心而凝。雖夷狄盜賊。聞風亦有所憚矣。臣奉命從軍。不當復與國事。然每見諸葛亮出師一疏。拳拳以君子小人為言。且三致意於宮中府中之事。公誠懇惻。實有王佐氣象。蓋軍旅之事。尚才能。朝廷之士。先名節。外之得以奔奏禦侮。而就功名者。未有不由內之孝友忠純者。有以養君心而斷國論也。一有忌

功嫉能之人。雜之。則其躬不閱。而甚間至矣。尚何暇議勝敗哉。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臣之愚慮。惟陛下察之。

許應龍破朋黨進故事曰。孝宗皇帝嘗曰。朋黨不難去。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以至禍亂。其患在人君聽納之不明耳。若能公是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當時大臣因奏曰。用人惟論賢否。則無朋黨。如唐之牛李。論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頹險。宗閔之黨。豈無周墀之正直。但於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者。則其黨自破之。

臣聞朋黨之患。其來久矣。不患是非之難知。而患考察之不審。自古欲空人之國。而盡去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論。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聰明者。亦進朋黨之說。此言一入。則無分可否。不辨真偽。一

槩而去之。遂至朋家作仇。此輩無已。苟能公心無我。靜觀潛察。不問其黨與之有無。而惟論其人之賢否。使其奉公守正。協恭和衷。雖更相稱譽。豈為比周。則信之任之。何嫌其為黨。使其同惡相濟。假公濟私。文飾姦言。離排善類。則當斥之絕之。以破其植黨。如此則淑慝洞分。疑似莫惑。當使衆賢和於朝。而小人無所容其迹矣。尚何朋黨之足慮哉。奈何世之人。主意見或偏。進一人焉。則疑其類。之皆賢也。並蓄兼收。而不察其真與偽。退一人焉。則疑其徒。之皆黨也。斥逐無遺。而不辨其是與非。況進退之間。或出一時之好惡。未必合於天下之至公。烏可併其類而為之升黜。縱使為君子之黨。其間豈無讐偽假真而巧於附麗者乎。安可例以為賢。而是信是使。縱使為小人之所引。其間豈無和而不同。而介然有守者乎。安可疑以為不賢。而盡屏盡棄。然則孝宗聖訓所謂不能公是公

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真萬世之龜鑑也。抑又聞高宗皇帝嘗謂朝廷用人。止論其才不才。言者好以朋黨罪士大夫。乃朝廷使之為黨。非所以獎賢才而厚風俗也。然則為人士者。惟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至公為心。而盡破朋黨之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可以常為泰而不為否矣。

考功郎官趙景緯論監司守令其說曰。知人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之優。莫今為甚。或觀望而撓於勢。或阿私而徇於情。或是非不公。而以枉為直。或毀譽失實。而以汙為廉。遂使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與其糾劾於有罪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稱其職。

起居舍人牟子才上劄子曰。臣竊惟陛下月正元日。誕布宸奎。以用人為第一義。且曰。古今治亂之原。由正邪用舍之故。臣拜手稽首作

而歎曰。大哉王言。陛下之及此。世道之福也。夫自昔人主莫不好治而惡亂。進君子而退小人。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君子常退而小人常進者何哉。由辨之不早辨也。夫人主無他職。在於辨君子小人而已。今陛下濬發睿衷。形之明詔。必灼然有以見治亂之所關。邪正之所在。而知所以辨之矣。此臣所以深為世道幸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以言。人才之盛於涵養也。薰葭蒼蒼。白霜為霜。以言人才之成於患難也。陛下圖任以來。善類招旌四出。凡光明碩大剛中端厚之士。莫不並列於朝。既是以為豐芑數世之儲矣。而其疏落不偶。如積被摧抑者。如新冢涌波者。如持麾節于遠外者。甘於家食。淹於倅貳。困於幕府之下僚者。大抵皆蒼葭白露之餘。老於憂患。而堅實可用。苟不及時收召。臣恐其歲月侵尋。而骨骸消靡。良可惜也。此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然臣嘗深思靜慮。以為陛下端平以來。未嘗不

用君子也。其後疑君子為無功。而喜小人之有材。猶至近歲。誤任大姦。遂使空國無君子。而用一副管人。凶慝參會。怨憤流行。率召禍患。使非鹿磯一捷。則宗廟社稷可為寒心。陛下亦豈知其禍之至於此哉。覆車未遠。所謂小人者。定皆絕意勿用。如人之飢。終不食烏喙。渴終不飲鴆漿可也。今大姦既殲。而餘毒遺烈入人者深。惟陛下盡聚諸賢。養元氣以敵外邪。然如胡安國有孝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而王安石所教之小人。方蕃息未艾。臣恐分數多少之間。正所當慮也。且小人無材。何以動人主。彼其治辨也。似能。其權譎也。似智。其奉上也。似忠。而不知鷙忍。禍賊實國家之斧斤。生民之乳虎。蒼鷹而善類之鬼蜮。蝮蝎也。凶于而國。害于而家。真可再誤。即夫所謂一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其如有容。以保子孫。黎民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儻忽於幾微。辨之不早。臣恐汲黯不足以

勝公孫弘張湯。裴度不足以勝昇鍾。陸贄不足以勝延齡。邪正反復而世道隨之矣。易之坤曰。履霜。堅冰至。泰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媿曰。繫于金柅。牽道柔也。可不謹哉。臣嘗觀元祐之時。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在朝。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蘇轍孫覺梁燾鮮于侁朱光庭傅堯俞呂陶在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祿曾肇劉攽蘇轍在詞掖。范祖禹在給舍。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程頤在經筵。可謂成矣。一隙不謹。而楊畏李清臣鄧伯溫之徒。已議其後。天下事蓋有不可勝言者。不然。雖百年元祐可也。臣不勝慙慙。

子才輪對論君子小人聚散。劄子曰。臣待罪著庭。凡七閱月。一無補報。此因水灾。冒罪愚慮。荷陛下寬貸。不賜誅夷。在愚臣已深感幸。茲當輪對。洎瀆宸嚴。臣聞國於天地。所恃以立者。人才耳。然人才之在天下。有賢有否。有聚有散。賢而聚。邪則精神之運動。心術之流行。皆

足以福天下。不幸而散。則世道之所關。非國家之福也。不賢而聚。邪則妖孽之薰蒸。刻薄之流注。皆足以禍天下。幸而散。則人情之所喜。亦國家之福也。然則君子之聚。乃所以為小人之散。而君子之散。又復為小人之聚。一聚一散。相為循環。此正天運闔闢之樞。世數屈伸之條。國祚脩短之端。生民休戚之限。世道隆污之幾。一息少有間焉。則小往而大來。陽消而陰長。有天下者。不可不鑒也。我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為第一事。雖棧樸之能官人。堯阿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太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主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圖。又散於慶曆。聖德之一詩。又散於玉拱辰。打詵之一網。是天聖以來之人才。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

先朝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是熙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品流太繁。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之初議。滔天於策題之分辨。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碑之鑄。鑿鑿忠賢。草菅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才散於別白之太過。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彥。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為喜。而曾布。溫益。志在朋好。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左軼轍。右京下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皆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

皆擯棄。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落於魑魅之區。累赦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險小人。相與反目。而感怨恨之餘。亟引非類。希居臺評。於是汝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退。而舉儲六士。屏竄。相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於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有散之大者。散之小者。有散之緩者。散之速者。有散之遽者。散之極者。始而君子攻小人。其變也。君子攻君子。甚至於君子而力引於小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於小人而陽附於君子。推移不一。價起相尋。然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聞汗青而慨歎。撫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其可不先義微而

遂致其防。紜陸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紀。二聚散也。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今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加鉞招旌。翁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鬱沈。操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為未聚也。來者不合而旋去。居者靡固而易搖。落如晨星。索如霜葉。則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為富貴所欺。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市籍之義。必先幾而去矣。然不知其初費幾。召節也。君子不為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剗胎毀卵。鳳凰不來之意。必以兆而行矣。然不知其初費幾。論詔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之鋒。雖有大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為以推小人之銳。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之死

生也。雖有大說毀。不暇顧其身之合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為。其散也。常以黨人媚疾之深。其聚也。常以至誠。齎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疑忌不容之過。其聚也。常以氣類汲引之公。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別。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也。以厭薄之形。其聚也。以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推抑之遽。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讐醜正。其聚也。以戶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散也。以流品般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散之機。常決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羣凶鬪觀。時或小嘗翫羽。疊至。散之幾也。徒中倒戈。自相擊觸。一彼一此。散之幾也。論事如爭。意向小異。覺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曝邪。鼓虛成實。滅推其居。設局張穿。柔聲死舌。影中傷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賢聖。自取議議。

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祇激動
恣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舟共濟。實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
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潛疑人心。散之幾也。此上幾者。其造端甚微。其
為禍實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
外。搖毒含蘆。其毒足以熒惑主聽。其辨足以煽搖人心。其機權智術
足以怵中立之人。其錢財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
有駁違。即萌睥睨之心。稽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姍笑之口。天時不
順。則幸灾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抵巇。苟得一隙。即伺隙以肆
其姦。苟得一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某賢。必當遂去。明日謂某
姦。且將召用。訛臧靡已。朋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羽翼之恩。
進則不能。旅於君子。退則恥為伍於小人。於是立為狡獪閃鑠之論。
以泯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有為。若是者。如言八關五鬼之類。

耳。其操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得行。則為毒也。忿戾而不
可解。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
於小人。於是立為誕荒卑諂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玩。意則
難量。若是者。亦猶三變兩來之類耳。其處心積慮。雖公輸莫論。其巧
使其說得售。則為害也。陰沉而不可藥。邪氣日盛。元氣日微。此聚之
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於散。彼豈不知聚而為解。散而為屯。聚而
為泰。散而為否。然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
之常也。臣愚欲乞陛下聖心。豁然察君子體國之忠誠。亮君子救時
之實意。勿以好名疑之。勿以訐直惡之。勿以迂疎棄之。保全愛護。使
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朋黨
由此而消。國是由此而凝。天命由此而運。主勢由此而不為。相業
由此而光大。則用儒之效。磅礴於兩間。流行於四海。昭彰於萬世。豈

不為邦家之禁。生靈之福。我不然。君子一蔽其禍。殆未知所終也。臣私憂過計。懼君子之不能久安也。庶幾我朝聚散之故。實泰以今日。聚散之危機。為陛下獻。詩曰。予其懲而宓。後患惟陛下深念之。臣不勝拳拳。

元世祖在潛邸。聞李治賢。遣使召之。且曰。系聞仁卿學優才。雖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既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曰。除吏一節。惟完顏仲德。又問完顏合答及蒲瓦。何如。對曰。二人將畧短劣。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為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吏。徵之方叔召庸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寔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

儒生有如魏燾。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
用之材。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
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求於外。將見集
於明廷矣。

世祖時。布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論考幽明曰。臣聞一人在上。握
四海之權衡。四海承風。仰一人之造化。功名之要地。榮利之宏機。庶
士貪夫。支儒武帥。或欲呈其才德。而冀其道之得行。或欲肆其姦回
而冀其情之獲恣。故正人指邪人為邪。而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忠者
以佞者為佞。而佞者亦以忠者為佞。交攻不一。雖曰難分。立法取中。
亦為極易也。唐朝以體貌豐偉為貴。所謂市爪喜大而或失其香。晉
室以清談虛曠為先。所謂畫餅充飢而委無真用。此唐之不能及三
代。而晉之不能及漢唐也。今國家入仕之所。太多。考選之方。太闕。臣

以為王者之左右構僕亦貴乎正。不正則如蠅蠹之內生。天下之大官小吏並須手賢。不賢則如蝗螟之外起。臣謹依經考史斷以惡意條陳聖人之九徵。及當今所切二十六美之三十九類。與夫三妻惟陛下察之。所謂九徵者。一曰遠使之而觀其忠。二曰近使之而觀其敬。三曰煩使之而觀其能。四曰卒然問焉而觀其智。五曰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六曰委之以財而觀其仁。七曰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八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九曰雜之以處而觀其色。所謂二十六美之三十九類者。一曰文史之美。三類。草制飾詔。悉詞情也。校書正字。可為定體也。教誨後學。德多成也。二曰禮官之美。三類。補袞拾遺。將順其美也。朝會祭祀。儀章玉舉也。宣慰風俗。雍熙聿致也。三曰樂官之美。一類。金石宮商。理協聲正也。四曰知人之美。一類。善惡周覽。洞曉于心也。五曰教養之美。一類。推轂進士。常若不及也。六曰考校之美。

一類。彰善瘴惡。照文無失也。七曰糾察之美。一類。彈劾所至。不避權豪也。八曰廉訪之美。二類。廉察中吏。儆懼肅清也。訪問風俗。化成禮義也。九曰宿衛之美。一類。小心周密。京輦增威也。十曰籌計之美。二類。惟幄畫計。遠衝倒戈也。排壘整陣。臨時台榭也。十一曰督領之美。三類。器械精完。士卒閑習也。講令嚴明。部伍齊肅也。臨敵耀威。身先仕伍也。十二曰鎮防之美。一類。守堅持重。寇盜難窺也。十三曰屯田之美。一類。勸勵稼穡。勳事多獲也。十四曰習養之美。一類。擊畜頭疋。茁壯蕃滋也。十五曰使臣之美。二類。喉舌宣納。成美昭光也。委幹事務。辨濟平允也。十六曰決斷之美。三類。勾檢考覆。瑕隙無隱也。要察圓明。囚無間言也。疑獄得情。處置合律也。十七曰農桑之美。一類。董督樹藝。水旱有備也。十八曰董役之美。一類。監役合宜。丁夫悅事也。十九曰關津之美。一類。姦詐不漏。行旅不壅也。二十曰營造之美。一類。

練事分功。捷於供奉也。二十一曰。明利之美一類。出納有常。簿籍易照也。二十二曰。算數之美一類。多寡有方。了然骨髓也。二十三曰。僧官之美一類。弘宣釋教。守戒精嚴也。二十四曰。道官之美一類。西宣道教。守德精嚴也。二十五曰。醫官之美二類。科品明分。舉無不應也。開發後學。成材者衆也。二十六曰。陰陽之美二類。曆法推步。授時無舛也。卜筮循經。不為詭異也。所謂三要者。一曰公。二曰廉。三曰勤。徑情服事。不邀功利。謂之公。賄賂在前。不以為念。謂之廉。服勞正室。悉心竭力。謂之勤。九徵之徵盡矣。二十六美之類備矣。三要之要具矣。選法考校之源委終矣。伏望陛下以九徵考左右。擢僕僕臣正。而廢后益以正矣。更望陛下以二十六美之三十九類。與夫三要之說。明諭選曹。及內外百官。若三年當考之時。凡一美二要者為上等。凡一美二要者為中等。凡一美一要者為要無美者。有美無要者。皆為下等。凡美要並無。而雖無大罪者。亦停免之。凡罪犯顯明。則有憲職在焉。始以三德八才用之。終以二十六美三要考之。則自中及外。大小官吏。將若玉壺之水。秋霄之月。凜乎其清。皎乎其明矣。

至元間。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帝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鞠問。中書右丞廉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為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豈果有肆橫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備負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八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manuscript format, including a large watermark.

守